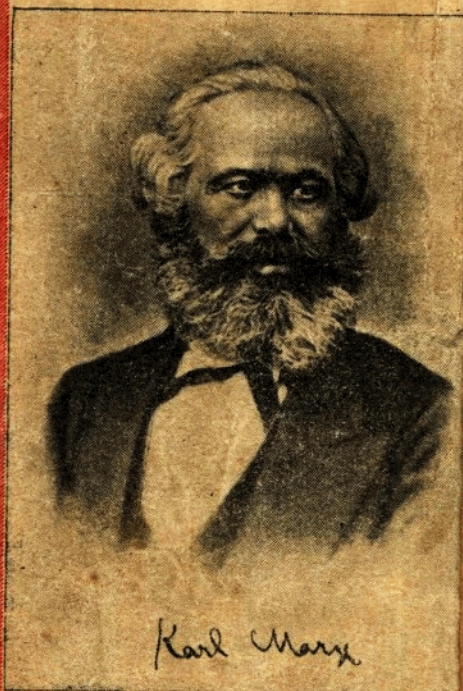


馬克思的生平



新中國出版社印行

憶馬克思(註)

波爾·拉發格著

(一)

我第一次看見卡爾·馬克思是在一八六五年二月。國際(指第一國際——編校者)已於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聖瑪丁大廳的一次大會上被創立起來。我從巴黎來，帶給他關於這個年輕團體在那裏所達到的成績的一些消息。多爾先生(現爲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參議員及柏林會議的代表之一)曾經給了我一封介紹信。

當時我是二十四歲。我一生永遠不會忘記這第一次會見所給我的印象。這時，馬克思的書信集，正在孜孜不倦地著作「資本論」第一卷(該書兩年以後即一八六七年才出版)，他當時憂慮自己不能完成這部著作，他很憂鬱。青年卡爾·馬克思會說：「我一定要訓練出許多在我死後能繼續完成這部著作。」

義宣傳的人。』

卡爾·馬克思是那些稀有的人當中的一個，他們在科學上，在社會活動上都配位於最前列。他把這兩方面連結得這樣密切，假如我們不把他同時當做一個科學家又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戰士看待，我們就不能了解他。雖然他以爲必須爲科學本身而研究每門科學，在我們進行科學研究的時候，不要惑於研究所能達到的那些結論；但是他主張有學問的人，假如他不願自貶身價的話，必須不停止積極參加社會生活，不滿足於把他自己關在他的書齋或實驗室中，像鼯鼠之蛆一樣，逃避生活，逃避他那時代的社會和政治的鬥爭。

『科學決不是一種自私自利的娛樂。那些從事科學研究的幸運人，首先應該貢獻他們的知識給人類服務。』一句他最歡喜說的話是『爲全世界工作。』

雖然他深刻地同情工人階級的苦難，然而引導他走上共產主義立場的決不是任何情感的考慮，而是對於歷史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他認爲每一個沒有成見，不受私人利益影響和不爲階級偏見所蒙蔽的人，必然會達到相同的結論。但是假如他沒有任何成見地研究了人類社會的經濟與政治的發展，他僅僅抱着傳播他的研究結果的企圖和替社會主義運動（這種運動，在他以前是被空想的迷霧籠罩住的）打下一個科學基礎的堅定決心，而從事著述。他的參加社會活動，祇是爲了促成工人階級事業的

勝利，這階級的歷史使命就是當它一獲得社會之政治經濟的領導權的時候，即行建立共產主義；正如資產階級一獲得政權時，它的使命就是摧毀阻礙農業工業發展的封建束縛；開始商品與人類的自由流通，雇主與工人間的自由契約；集中生產與交換的手段；可是牠（資產階級——編校者）想不到這一來它就在爲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準備物質的與思想的要素。

馬克思並不把他的活動限制於他出生的國家。「我是一個世界的公民，」他說，「我所在的地方，都要工作。」事實上，他在許多國家（法、比、英）的革命運動中扮演了一個顯著的角色，事變和政治的迫害把他趕到那些地方去。

但是，在第一次訪問時，當時我在曼特蘭公園路上的他的書齋中看見他，他在我的面前出現，並不像一個永不疲倦的無可比匹的社會主義的鼓動家，而像是一個學者。許多黨員爲了求教於這位社會主義思想的大師，從文明世界的各部分聚集在他的書齋內。這是一間有歷史價值的房子。要了解馬克思精神生活的內部的任何人，必須熟悉它。這房間是在二層樓上，因爲有着能够俯瞰公園的闊窗，房間裏光線是很充足的。在火爐的兩邊，窗子的對面，排着許多書架子，在它的頂上，一捆一捆的報紙和原稿子一直堆到天花板，在窗子的一邊，擺着兩張桌子，也堆着各種紙張報紙和書籍。在房間的中央，這裏光線最好，擺着一張六足的，未上油漆的小寫字檯，一張木靠椅。在這張椅和一隻面窗的書

架中間，有一張蒙着皮的沙發，在這上面，馬克思常常躺下來休息。在壁爐架上，放着更多的書，間雜有雪茄、火柴盒、煙壺和他的女兒，妻子，弗里德力·恩格斯，威廉·烏爾夫等人的照片。馬克思抽煙抽得很厲害。『寫資本論所給我的報酬，甚至還抵償不了我寫它的時候所吸的雪茄的價錢，』他告訴我。但是他用火柴還更費。他常常忘記他的煙斗和雪茄，使他必需常常重新點起火柴來，以至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用完一盒火柴。

他總不讓任何人整理（其實是弄亂）他的書籍和紙張。紊亂僅僅是表面的。事實上，每一件東西都放在適當的位置上，他不要找，就能拿到他需要的任何書籍和底稿本子。甚至在談話時，他常常停下來，翻出書中一段適切的文字或數字。他和他的書房合而為一，在這裏，書籍和紙像他的四肢那樣服從他的意志。

他排列書籍的時候並不顧到外表的齊整。四開和八開的書本和小冊子放在一起，他不照書籍的大小而照內容排列他的書籍。對於他，書籍是求知的工具而不是奢侈品，『他們是我的奴隸，』他說，『必須服從我的意志。』他不大看重書的形式、裝訂、紙張或印刷的美麗；他常常摺轉書角，劃綫，在邊上做鉛筆記號，他不在書上做任何註解，但是當發現作者寫着錯誤的東西的時候，他就忍不住地加上一個問號或驚嘆號。他在書上劃綫的辦法使他很容易重新找到任何需要的段落。他有這種習慣。

每隔多少年，重讀他的筆記和讀過的書籍中的劃出的段落，藉以鞏固他的記憶——他的記憶是非常銳而精確的。從少年時代起，他已經依照黑格爾的勸告，記憶用生疏的文字所寫成的詩詞，以練習他的記憶。

他能有誦海涅歌德的詩，常常在談話中引用它們。他經常讀許多詩，從所有的歐洲語言當中選擇作家。年復一年，他讀着希臘原文的阿斯登洛斯，把這作者和沙士比亞認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戲劇天才。他曾對沙士比亞做過透澈的研究，對於他抱着無限的愛慕，甚至他的最不重要的角色都為馬克思所熟悉。馬克思家屬於這位偉大的英國劇作家都具有一種真誠的崇拜心。他的三個女兒也熟記着沙氏的戲劇。一八四八年以後，馬克思想完成他的英語知識（他從前已經能够閱讀），他就找出沙士比亞一切獨特的辭句加以整理，使之成為系統，為了威廉·科貝特的某些論辯文章，他很尊敬科貝特。但丁和波恩斯也是他歡喜的情歌，這對於他常是一種快樂。

居維埃，一個孜孜不倦的勞作者，一個大學問家，當他任巴黎博物館的館長時，佈置着許多為他個人使用而設備的工作室。每一間都用於一種特殊部門的研究，為了這個目的配置了必需的書籍、儀器、解剖用的器具等等。當居維埃疲倦於某一件工作的時候，他就走進第二房間，覺得變換一下智力工作，等於休息一次。馬克思是和居維埃一樣的孜孜不倦的勞作者，但是他不像居維埃那樣，他沒有

鑄爲自己佈置幾間研究室。他的休息就是在室內走來走去，致在從門到窗的地毯上足跡所過之處已經走壞了，清楚得像一條在草地上踏出的蹊徑，有時他躺在沙發上讀小說；他往往同時閱讀幾本小說，輪流着看，他像達爾文一樣，是一個極大的小說愛好者。他愛讀十八世紀的小說，特別喜歡讀費爾丁的。他最喜歡的近代小說家是保羅·得·柯克(Paul de Kock)·查理·李佛(Charles Lever)、大仲馬和斯考特爵士，斯考特的「老死人」(Old Mortality)他認爲是一個模範的作品。他很愛讀富有冒險幽默成份的故事，在他認爲最偉大的傳奇小說家是塞萬提斯和巴爾扎克。在他看來，「頓·吉訶德」是一首沒落騎士的敘事詩，他們的道德在新興資產階級的世界中變成了荒誕和愚蠢。他對巴爾扎克的愛慕是這樣地深切，他已經準備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一完成後就寫一部對「人間喜劇」(La Comédie Humaine)的批評。馬克思不僅把巴爾扎克看做他那時代的社會生活的歷史家，而且看做一個許多人物典型的預先的創造者，這些人物典型在路易·菲力蒲時代僅僅是一個萌芽，而在巴爾扎克死後，拿破崙第三時代達到了充分的發展。

馬克思能看懂各種歐洲的文字，而能用三種文字（德、法、英）寫作，而且寫作得這樣的好，能引起所有熟諳這些文字的人的羨慕。他喜歡說：「外國語是生存鬥爭中的一件武器。」他對語言有很大的天才，這也爲他的女兒所承繼。當他開始學俄文的時候已經有五十歲了。雖然這種文字很難學，

但是他在六個月內已經達到了這樣的進步，能够看懂他特別看重的俄國詩人和作家（普希金、戈果里、謝德林）的原文作品。他學俄文的目的是爲了使自已有機會閱讀一些研究性的文件——政府禁止這種文件的印行，因爲它的內容中的揭露是太令人吃驚了。幾個熱心的友人設法替馬克思弄到了抄本。馬克思確實是唯一有機會閱讀它們的西歐經濟學家。

除了閱讀詩和小說而外，馬克思採取其他的非常特別的休息腦力的方法，這就是弄數學，這是他非常愛好的科目。代數甚至給他以精神上的安慰，在一生顛沛流離的最痛苦時，他就藉此自慰。在他妻子末次患病的日子，他知道不能照常進行他的科學工作，他唯一避免想起她的痛苦的方法就是沉湎於數學之中，在這一精神痛苦的時期中，他寫一篇關於無限微積分的論文。根據看過這篇文章的數學家的報告，這是有極大的科學價值的，應列入他的全集中去。他能够在高等數學中，在最合邏輯的同事又是最簡單的形式中，發見它的辯證的運動。照他的想法，一種科學當它達到了一個能够應用數學於其中的形式的時候，它才稱是真正完功。

馬克思的圖書室，藏有一千卷以上的書，是在畢生研究的過程中費力收集起來的，可是還是不够他應用。許多年來，他是大英博物院圖書室裏經常的讀者，他非常寶貴它的目錄。即使他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學識淵博的人；不僅在他專門研究的經濟學上是如此，而且在各國的歷史、哲學、

文學上也是如此。

雖然他經常睡得很晚，但是早晨八九點鐘他就起來了。他喝了一杯黑咖啡，看過報紙以後，他就走進他的書房，在那裏工作到第二天早晨二三點鐘，除非爲進餐或（天氣好時）到漢姆斯丹草地去散步所中斷。在白天，他在沙發上睡一二點鐘。年輕時，他已有終夜工作的習慣。對於馬克思，工作已經成爲一種嗜好，一件非常有趣容易使他廢食忘餐的事情。在他下來走進食堂以前，往往要喊他許多次才來進餐，而在他走回他的書桌以前，他還沒有嚥下最後的一口。他吃得很少，常患食慾不旺之症，他企圖以最合時的食品，如火腿、熏魚、醬菜和泡菜的刺激來對抗他的食慾不旺。他的胃由於頭腦過多的活動而吃了大虧，實在他全身都犧牲於他的頭腦。思想是他最高的享樂。我常聽他從黑格爾——他少年時代的哲學導師——那裏引用這句話：『即使一種罪惡的思想，也比神明的奇蹟更偉大更崇高。』

他一定會經具有一個非常強壯的體格，否則他就不能忍受這樣稀有的生活方法或者這樣費力的精神勞動。事實上，他是非常強健的。他具有平均高度以上的身材。兩肩很闊，胸部很發達，四肢和他全身很相稱，雖然他的腿部對於他的身體略嫌短些（猶太種人常常有這種情形）。假如他在青年時練習過體操，他一定會變成一個極壯健的人。他所做的唯一的運動就是散步。他能够走路，甚至爬山——連好幾點鐘，中間還要談話、吸煙，不現出絲毫倦容。可以這樣說：他做他的工作是在書室中散步的。

時候。祇有極短的時候，他坐下來把他走路時想出來的東西寫在紙面上。他也歡喜在走路時和人談話，當談話時特別興奮或特別緊要的時候，才停一停他的散步。

許多年來，晚上和他在赫姆斯丹草地上一齊散步成了我的習慣，就在走過這些空場之時，由他那里得到經濟學方面的教育。在他的這些談話中間，他不知不覺地給我講解了他這時正在著作的「資本論」第一卷的全部內容。我一走到家裏，就盡我的能力記下所聽到的東西的主要意思。但是在起初我覺得探究馬克思的深刻而複雜的思想過程是非常困難，不幸，我遺失了這些寶貴的筆記，因為在巴黎公社以後，我在巴黎和波爾多的書籍被警察抄去燒了。我尤其懊喪一天晚上所做的筆記，在這晚上，馬克思以其特別豐富的證據和思想，說明他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燦爛的學說。我好似撥雲霧而見天日。我第一次清楚地握住字宙歷史的邏輯，能把社會與觀念的演變的現象歸於它的物質的原因，這些現象從外表上看來是很矛盾的。這簡直使我眩惑，這種印象繼續了許多年之久。這學說對於馬德里的社會主義者也發生同樣的效果，當我竭我貧弱的能力將這種學說向他們說明時。這是馬克思一切學說當中最偉大的，同時這無疑地也是人類心靈中曾經形成的最偉大思想之一。

馬克思的頭腦是用無數的歷史的與科學的事實以及哲學理論武裝起來的，同時，他也極人地善於利用一切長期思想勞動中所收集的知識與觀察。在任何時候，關於任何想得到的題目，對於任何詢

間，他總能供給最恰當的、任何人想要得到的答案，——往往伴隨着極重要的總結性的哲學思想的答案。他的頭腦好像一艘戰艦，升着火停在一個港口準備一有通知立刻開進任何思想的汪洋裏去。無疑地，「資本論」向我們顯露了一種非凡的精力洋溢知識豐富的精神。但是對於我，對於一切真正了解馬克思的人，無論「資本論」或者他的任何其他著作都沒有表現他的知識的全部以及他的天才與知識的全部偉大。他本人較他的著作更是偉大得多。

我和馬克思在一起工作。我不過是一個記錄者，他對我口述，但是這使我有機會觀察他的思想與著作的方法。對於他，工作是容易的，同時又是困難的。這是容易的，因為不論什麼題目，一下子就有很豐富的適當的事實與思想湧擠在他的心中，但是正是思想與事實的豐富，使他的觀念的全部表現成爲費力而困難。

維可說：「對於神（他是無所不知的），一切事物只是一個物體；對於人（他僅知道現象的外表）事物只不過是一種表面而已。」馬克思正像維可的神那樣把握事物，他不僅看到它的表面，而且貫穿於它的深處，從它們的相互作用與反作用中研究了它們的各個組成部分。他提出了每一部分而去追溯它的發展歷史。然後他從事物轉到它的環境，同時注意到後者對前者和前者對後者的相互影響。他又回到研究的對象的起源，它所經過的變化、進化與革命，最後甚至探索到它的最遙遠的影響。他總

不把事物看成孤立的，不和周圍的環境相接觸的，而把它看成一個在不斷運動中的極複雜的世界。而馬克思又想從它的多樣性和不斷變化的作用和反作用中去解釋這世界的一切生活。佛羅拜爾和羅古爾學派的寫作家怨訴，正確記錄我們所看到的東西的困難，但是他們所要描述的僅僅是維可說的表面而已，不過是他們獲得的印象而已。他們的文學上的工作和馬克思做的比較起來不過是兒童的遊戲而已。他需要非凡的思考力來了解現實，也需要同樣非凡的表現天才，假如他要使別人懂得他所看到的和他要別人看的東西。他永不滿意他所寫的東西，改了又改，總是覺得他的闡述是低於他的思想。巴爾札克的心理學的著作之一「無名傑作」（這書曾為左拉所抄襲），給了他一個深刻的印象，因為這書部分地是他自己所經歷的感覺的一個描寫。一個天才的畫家為描出在他腦子裏已經形成的圖畫的要求而苦惱，以至他在畫布上點染了又點染，最後不過畫出了一堆不成形體的顏色，雖然在他有偏見的眼睛看來這是現實的完全的臨摹。

馬克思把一個天才的思想家所必需的兩種品質結合起來。他具有不能比擬的能力把一個對象分成它的組成部份，然後把這一對象及其全部細節和它發展的各種形式重新組織起來，並發現它們的內部的聯結。他的證明方法並不在於玩弄抽象的辭句，如被許多不能思想的經濟學家所指摘的，他並不應用幾何學家的方法，這些幾何學家把他們的定義從周圍世界隔離開，然後再從與現實隔絕的領域中抽出

結論來。我們在「資本論」中找不到一條單純的定義，一個單純的公式，我們看到的是一連串的極精細的分析，這些分析找出最易滑過的差異，最不經意的程度的區別。他從確定一個顯明的事實開始，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支配的社會的財富，是由巨大的商品集積所組成的；商品是一個具體的對象，而不是數學上的抽象，是資本主義財富所由組成的原素或細胞。馬克思緊緊抓住商品，從各方面考察它，翻來覆去，把它的秘密一個個地找出來——關於這些秘密，御用的經濟學家從來不會懂得一點，可是這些秘密却比天主教教義的神秘要繁複些，深奧些。他從每一角度研究了商品以後，繼續考察它和其它商品在交換中的關係；然後他轉向於商品的生產，商品生產發展的歷史條件。考察商品存在之形式時，他說明它怎樣從一種形式變為另一種形式，怎樣必然從一個形式產生出另一形式來。這現象發展的邏輯的進程，是以這樣完美的藝術表現出來，致使我們疑為是馬克思自己的發明，但是這實在是產自現實，並且是商品的實際的辯證法的複寫。

馬克思總是非常慎重地工作着。他所引用的任何事實任何數字，無不引證自最好的權威著作的。他不滿足於間接的傳聞，而總要追溯到根源，不論是多少的困難。即使為了證明某一無關重要的事實，他也會特別跑一次大英博物館，去把這個事實的根源追究出來。惟其如此，所以他的批評者從不能指摘他一點點產自疏忽的錯誤，指出他任何根據經不起嚴格批判的事實的論證。他的探本窮源的習

慣，迫使他去閱讀極無聲譽的作者的作品，而那些作品中的句語祇有他會引用。「資本論」含有這樣的引自不著名的作家的文字，以至可以被入疑爲他的引用這些文字是爲了炫耀學問。但是馬克思完全是出諸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動機。他說：「我在創造歷史的裁判，給各人以應有的評價。」他認爲這是他的責任，說出這一作者的名字，不論怎樣不重要，不著名，這一作者第一次發表某個思想，或者比任何人更準確些。

他在文學上是同在科學上一樣地謹嚴。他不僅不依賴於他不十分相信的事實，而且他決不談論過一個他尚未透澈研究過的問題，他總不出版任何作品，一直到他忙了又忙，一直到他所寫的東西已經得到一個滿意的形式。他不願呈獻未成熟的思想於公衆。把一張沒有經過最後修正的原稿拿給人看，這對於他簡直是一種莫大的苦痛。這一感覺在他是這樣的強烈，他有一天對我說：他甯願燒掉他的草稿而不讓它未成而擱置。他的工作方法使他從事許多工作，這些工作的浩大是他的讀者所想像不到的。例如，因爲要寫「資本論」中討論英國工廠立法的二十幾頁，他曾經翻過含有專門調查團和英格蘭蘇格蘭工廠視察員的報告的全套藍皮書。如鉛筆線所表示的，他從頭至尾讀過它們。他認爲這些報告是可用來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重要和最有意義的文獻。他這樣尊重這些人，以致他懷疑，在任何其他國家中是否可能找出『像英吉利工廠視察員那樣練達、公正而勇敢的人。』這一句特別的讚

語，可以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看到。

馬克思從這些藍皮書中引出大量的事實——許多得到這些藍皮書的上院和下院的議員們，只會把它們用做槍靶子，以便從計算子彈穿過的頁數，來確定他們的武器的力量。別的議員們則把它們當廢紙論斤數賣掉。這是他們對它們最合理的用法：可是這正好使馬克思能够很便宜地從長場（Long Acre）中的一個廢紙商處買到。據比斯萊教授說，馬克思是爲着科學而最大限度利用了這些藍皮書的人，他也正是世界上第一個閱讀它們的人。但是比斯萊沒有知道，尙在一八四五年以前，恩格斯已經在自己關於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一著中，引用了不列顛藍皮書中的許多文件。

(一)

那些要了解這位學者的心並且愛着這顆心的人，必須在家裏看見馬克思，當他把書本和原稿丟在一旁時——在全家團聚中，或在星期日晚間在他友人的圍繞中。在這些時候，他是一個最有趣的伴侶，萬語不絕，滿口談諧，一個從心底深處笑出來的人。他的黑眼睛會在他的濃眉下愉快地閃動着，當他聽到一些妙語或巧答時。

他是一個文雅、溫柔、親切的父親。一句他喜歡說的話是：「孩子們必須教育他們的父母。」他

的女兒們熱烈地愛他，在他和她們的關係中間沒有絲毫父權的痕跡。他從來不命令她們做什麼；假如他向她們有什麼要求，他總採取請求的態度向她們告借什麼似地，或循循善誘地說服她們拒絕做他所不希望她們做的事。但是父親的勸告少有比他的勸告更爲人聽從的；他的女兒們把他看做她們的朋友，對待他好像對待朋友一樣。她們不叫他「父親」而叫他「麻佛爾」——一個綽號，人家給他這個名字，是由於他黧黑的面龐，烏木似的頭髮和鬍子。在另一方面，還在一八四八年時，那時他還沒有到三十歲，對於共產主義者聯盟的同志們，他却是「父親馬克思」（“Father Marx”）。

他費去很多時間和他的孩子們一起玩。直到現在他還記得海戰和燒紙艦隊，這些紙艦是他爲他們做的，然後又在歡呼中在一大水桶裏燒掉。在星期日，女孩子們不讓他工作；在這一整天他是屬於她們的。在天氣晴爽時，全家就到鄉下去走走，停在一條路旁的「酒店」，用一頓最適度的點心，吃點麵包、乾酪、森啤酒。當孩子們年紀還太小時，他講沒有結束的故事、幻想的神話給他們聽，這樣來爲她們縮短路程，以致他的聽衆忘記了他們的疲倦，這些故事和神話是他走路時虛構的，並且編得適合路程的長度。馬克思具有無可比擬的豐富的詩人的想像力，並且他最初的文學努力就是詩。他的妻珍藏着這些青年時的詩篇，但是不給任何人看。馬克思的雙親曾經希望他們的兒子變成一個文學家或者一個大學教授。在他們看來，他從事社會主義的鼓動，以及研究政治經濟學（當時在德國不爲人尊

重的科目）因而貶低了自己的身價。

馬克思曾經答應他的女兒們，要替她們寫一部關於格拉支的戲劇。不幸這個計劃沒有實現。這是很有趣味的事，看看這位「階級鬥爭的武士」，如他所稱呼的，怎樣從古代世界的階級鬥爭中寫出一個可怖的壯麗的插話。這不過是許多沒有實行的計劃之一個。例如他想寫一部關於邏輯學的著作，另一部關於哲學史的著作，哲學是他早年喜歡的學問之一。他需要活到一百歲，得到一個機會寫一切他曾經計劃過的書，把他頭腦裏儲藏的一部份財富，貢獻給世界。

他的妻子，在這字的最真實的完滿的意思上，是他終身的伴侶。在童年時，他們就互相認識，一同長大。他們訂婚時，馬克思祇有十七歲。他們等待了九年，到一八四三年才結婚。但是他們以後就沒有離開過。她比她丈夫死得早些。雖然她誕生和長大在高貴的德意志家族中，但是誰也沒有比她更強烈的平等思想。對於她，社會地位的差別是不存在的。在她家裏，在她桌子旁，穿着工作衣的工人，受到和公爵、王子同樣恭敬的誠懇的歡迎。許多來自各國的工人享受過她的殷勤招待。我相信這些人之中沒有一個（她曾經以簡單而真實的好意招待這些人）會想到他們的女主人，在世系上是繼承自阿吉兒公爵家，她的兄弟曾做過普魯士王的國務大臣。這些事情對於她是沒有任何重要的。她拋棄了這一切而跟隨着她的馬克思；她從不懊悔她做過的事，即使是最窮困的時候。